

漓江年选

漓江年选
2011
散文精选

2011中国年度散文

王剑冰 选编

万方《怀念我的父亲曹禺》

舒乙《忆萧乾先生》

陈建功《铁生轶事》

张承志《油菜花》

范曾《准将的肩章——记戴高乐将军》

铁凝《山中少年今何在——关于贫富和欲望》



YZLI0890113050

漓江出版社



2011中国年度散文

王剑冰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1 中国年度散文/王剑冰选编.—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1
(2011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5434-1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6311 号

2011 中国年度散文

选编者 王剑冰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付妍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5.25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5434-1
定价 3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解读黄河·····	陈世旭 (1)
山中少年今何在	
——关于贫富和欲望·····	铁 凝 (5)
准将的肩章	
——记戴高乐将军·····	范 曾 (11)
铁生轶事·····	陈建功 (18)
凉州曲·····	雷 达 (24)
神秘的武陵·····	蒋子龙 (28)
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	李敬泽 (31)
十年琐记·····	张 炜 (37)
还乡·····	王充闾 (49)
乌托邦臆想的隐蔽动因	
——读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张抗抗 (53)
野狐盘卧在寂寞的枕边·····	阎 纲 (60)
骏马背上的赤子·····	刘兆林 (66)
油菜花·····	张承志 (70)
小圈子与大众	
——关于艺术的未来·····	田中禾 (74)
流年·····	彭学明 (81)
读苏东坡《潇湘竹石图》记·····	张守仁 (92)
夜雨扬州千年梦·····	叶延滨 (96)
从己的奥秘说起·····	刘心武 (100)
看批判电影去·····	陈思和 (105)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	徐怀谦 (111)
朱元璋新说·····	石 英 (117)
乡村教育：人和事·····	格 非 (122)
背心	
——一封藏文信背后的故事·····	王宗仁 (132)
故乡漫忆·····	王 干 (136)
忆萧乾先生·····	舒 乙 (142)

放鹤徐州·····	王剑冰 (148)
滕王阁·····	刘上洋 (151)
送别周海婴先生 ·····	王得后 (158)
我的美国学生·····	裘山山 (162)
天高地厚筑我庐	
——恩师朱德发教授侧记 ·····	王兆胜 (166)
阿勒泰，天下无处寻觅····· (哈萨克族) 阿克拜尔·米吉提	(172)
从门神敬德说起 ·····	杨闻宇 (178)
我的大年我的洞房 ·····	郭文斌 (185)
三峡·····	卞毓方 (197)
月亮上的环形山 ·····	周晓枫 (200)
隐匿的激情·····	素 素 (217)
游记二篇·····	周同宾 (226)
在“物”的尽头 ·····	刘烨园 (231)
散文五题·····	筱 敏 (240)
深夜·····	陈 霁 (249)
为了永远不告别 ·····	潘向黎 (258)
父与子的战争·····	王十月 (263)
黄宗江二题·····	程绍国 (273)
树倒了·····	刘亮程 (278)
郑振铎故里感怀 ·····	许怀中 (285)
用镜头说话·····	叶多多 (289)
冬荷·····	李木生 (309)
黄金版图·····	艾 云 (312)
高明人物记·····	鲍 十 (325)
怀念我的父亲曹禺 ·····	万 方 (329)
离散记·····	江 子 (333)
寻找貂蝉·····	张艳茜 (344)
玉华山：玄奘的圆寂之地 ·····	朱 鸿 (350)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们	
——我的读书笔记 ·····	徐 虹 (353)
放飞孙中山·····	乔忠延 (369)
一只孤独的大鸟 (外一章) ·····	郑云云 (376)
谁的故乡不沉沦? ·····	耿 立 (379)
戈壁绝尘·····	严风华 (387)
秦淮河·····	洪 烛 (392)

解读黄河

陈世旭

一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战栗的敬畏。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壮阔。以五千四百多公里的长度，四千八百三十米的落差，集四十多条主要支流和千余条溪川，千回百折，横贯一国之西东。流经九省区，跨越二十三个经度，集水面积七十五多万平方公里。流域内人口过亿，耕地三亿亩。以平均年径五百八十亿立方米的流量承担全国百分之十五的耕地、百分之十二的人口和数十座大中城市供水。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每年流域每平方公里有四千吨土壤被侵蚀，一年毁灭耕地五百五十万亩，却又每年给河口输送泥沙十亿吨，净造国土几十公里。年均泥沙筑成宽一米，高一米的墙体，长度是地球与月球距离的一倍，是赤道的二十七倍。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桀骜不驯。河道任意摆动，宽窄差异几十里；河床或层层掀起，深揭数丈，或无限淤高，悬于城市半空；洪水决口泛滥，纵横凡几十万平方公里，使百万黎庶化为鱼虫，只在昼夜之间。

黄河之于中国，是终年的哭泣流成的河。

佛陀端坐祈祷。珠穆朗玛白发飒飒飘拂，泪水和表情泥沙俱下。白天和黑夜咆哮而去，青春的光阴遥远消逝。被风沙填满皱纹的汉子无言如石，被灶火熏黑额头的婆姨喃喃自语。赶着牲口背着粮草，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鞭子驱赶沉重的马车，杏花打湿空虚的村落。迎风铺开斑斓平原，无数灾难无数忍耐无数期冀无数挫败，无数莫名的暴躁无数难以诉说的痛苦与忧烦，惊悸与困惑，

在命运柳暗花明的大道生息漫游。掀开阴云密布的眉睫，仰望一次次卷土重来的怒吼。北斗斟满了雷声，绿草和黄金在梦里汹涌。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来决昆仑，咆吼触龙门，落天走东海，九曲万里沙。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川。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

浩浩荡荡轰轰烈烈的河，风风火火欢欢喜喜的河，吹吹打打哭哭啼啼的河，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河，携来沉沉浮浮的代代子民。编钟响彻天宇，每一个音符都惊心动魄。季节的景色在浊浪中轮回。多少王朝倾覆，多少宫殿掩埋，多少王公贵族落魄，多少能臣骁将饮恨，多少迁客骚人哀号，多少佳人美姬消殒。

河东河西河南河北，头顶火盆跪拜神圣的源头。当石头碎为粉末，当骨头朽成泥土，当高粱淌成鲜血，当眼泪凝成麦穗，手执铜壶烫暖一河热泪，黄河，你还是受尽了磨难的子民最想唱的歌！

二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惊世的悲壮。

豪饮北风，伫立在高岸。倾听大漠荒原，倾听古战场铁马金戈的长啸，倾听五千年祸福相生从不静息的声威。苍凉夕阳抚摸傲岸峡谷，抚摸黄河子民青铜质地的肤色。

黄河百折不回，黄河不废万古流。

空中的寒星，是谁的眼睛？水面浮动神秘的灯影，地平线撤退到时间与意识的外围，万种声音在裸原的深处悄无声息。黄河钩沉，流星划过。点亮第一张面孔，燃起第一个梦幻。河水击响节拍，一种不可违背的预约。温柔与雄浑弯曲成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谁主持了秋天的全部收获？谁把千秋的史话传诸无穷的后世？黄皮肤的古老民族，站在迸溅喧嚣的激流上，站在粗粝蛮野的船歌里，站在烈烈烽火锻造的旋律中。能割舍一切，不能割舍黄河的品格。那是生命的赞歌，生命的光辉。

三门峡！禹王马蹄长青苔，中流砥柱依旧在。

禹门口！鲤鱼跳过成龙。劈开万仞山，黄河如同破竹。气吞山河，浊浪排空，问鼎中原。

大禹治水、导河入海，是中华文明的滥觞。时至今日，黄河流域修建的水库，总库容已相当黄河的年径流总量，黄河水资源的利用率已达百分之六十；黄河下游一千三百公里的大堤再三加高加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五分之二得到治理。黄河上游，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一千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近六百亿千瓦时。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六十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基本解除凌汛威胁，下游河床二十年不至淤积抬高。一个小浪底水库，即可控制黄河输沙量百分之百。

壶口！黄河直立。舞者从云端跳落大地，跳落硕大的牛皮鼓。舞者不是凡夫，舞者腹有诗书。解了青衫，赤身露体，声色不动，只闪着猛烈的光芒。黄土地划出长长的弧线，坚岩劈出狰狞的裂痕。步步踩着鼓点，陡然急切，忽又沉雄；或寒泉注淌，或雨打梧桐，越舞越酣然。

苍黄的牛皮鼓起了白烟，黄河唤起威风，鼓声直击心头。鱼龙跳峡，兵甲交锋，狂涛扑岸，霹雳腾空。旅人肃然发痴，屏了呼吸，凝了眼神。穿叶蝶倏尔消失，紫槐花纷纷洒落，灿烂白日绕过千年古树，峭石上投下苍鹰的黑影。沉默弥漫大地。

心灵的甬道，奔腾激越的行板。一代代黄河人，把血脉喷涌成黄河的血脉，把骨肉凝结成黄河的骨肉。不由分说的狂飙，翻卷出无尽的悲歌。就只为多年以后，儿女们能够如此美丽地在大地行走：纺织棉花，种植水稻，收割麦子，拉网打鱼，早晨读唐诗，黄昏背宋词，宣纸上泼墨，瓷器上绘画，在江南的雨巷徘徊，在塞北的草原纵马，用醇酒招待客人，用香茶浸泡温情，和美好的男子和女子相爱。有一天老死，就埋在河岸随便哪一座山峦。

一片片向海上漫泛的土地，那么年轻，来不及生成礁石。一种平静是如此明净，醉归的舟子凝神谛听天籁。隐隐约约黎明的钟声，悠远地传来，轻轻拂落淡淡的疏星。而越海而来的朝霞，如潮涌。

东营三角洲最湿润最年轻的风，抚摸坚硬的手掌抚摸风干的梦想，抚摸深夜的凝思抚摸朝日的喷薄。一代代黄皮肤的男孩在田野嬉闹，一代代黄皮肤的女孩成为母亲，一代代黄皮肤的男人和女人承接黄河的宿命走向大海。黄土地留下的热血与汗水，岁月无法冲刷，也无法更改。

三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庄重的礼拜。

“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黄河为宗。”

青海玛曲上游约古宗列曲，数十“黄河源”石碑矗立。但黄河源头其实不必确认。广袤疆域蜿蜒的巨龙，乃是华夏独一无二的图腾。

黄河引导了华夏文明的走向。黄河决定了华夏民族的性格。

当北京猿人出现在周口店时，这条从世界屋脊出发的河，已经走过千里万里，奔流到海不复回。女娲泥绳，先民石器，炎帝百草，黄帝内经，秦汉长城，唐宋诗文……滚滚的波涛圣迹起伏，先哲的薪火源远流长。

西候度猿人，在150万年前开启文明的一线曙光；半坡母系祖先，在温暖多雨的繁茂植被中度过文明的金色童年；燧人氏钻木，神农氏燃火，拉开文明的演进序幕。龙马负图跃出黄河，神龟呈书浮于洛水，伏羲得演八卦，大禹而能治水，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黄河古文明登峰造极。

把西部高原到东部丘陵的无数河流连接起来的伟大生命黄河；黄了天黄了地黄了子民肌肤的伟大圣河黄河；一路吟唱一路滋润一路养育的伟大母亲黄河！

千百年无数人竭尽才情地奉献给它以诗文、舞乐、绘画、雕塑、建筑：奉献给它惊心动魄的急流和宽广安详的波涛，它的凶猛无忌的冲击和漫泛，它的世界最雄伟的弯道和峡谷，它的两岸峻拔而多姿多彩的群山，堆积成山的黄土无边无际的高原，以及同这一切相联系着的爱情和仇怨，生育与死亡，耕耘与荒芜，荣华与枯凋，收获与灾害，和平与战伐，兴盛与衰败，理想与绝望，福祉与苦难，创造与毁灭的颂歌和叹息。所有那些肯定将永世不朽的艺术无论多么辉煌，同它比较起来，也只能是一片苍白。

黄河是一个民族的象征。黄河是一个民族的史诗。黄河就是一个民族自身。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它的生存、成长、繁衍、变迁，它的命运、性格、特征、精神品质，能像黄河一样同一个民族的生存、成长、繁衍、变迁，一个民族的命运、性格、特征、精神品质连接得如此紧密，互为一体。无论是密西西比河之于北美，无论是亚马逊河之于南美，无论是多瑙河之于西欧，无论是尼罗河之于北非。

不懂一条河，就是不懂一个民族！就是不懂自己！这条河是黄河。

亵渎一条河，就是亵渎一个民族！就是亵渎自己！这条河是黄河。

祝福一条河，就是祝福一个民族！就是祝福自己！这条河是黄河。

2011-5-31 黄河行归

选自《人民日报》2011年7月18日副刊。

山中少年今何在

——关于贫富和欲望

铁 凝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艺的一出话剧名叫《窝头会馆》，编剧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刘恒。有人问起作者这出戏的主题，这让刘恒感到发窘，于是他说主题就是一个字：钱。如果“钱”显得直白，换个含蓄一点的说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这个词打动了，让我想到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主题之一：贫富和欲望。这几乎是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为有人类就有贫富和欲望，有欲望就有困境。而人作为生物界的高级动物，所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这也是刘恒的话。

面对一个大的命题，我常常感到自己叙述起来的力不从心。那么，不如就让我从小处开始，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短的小说，1000个字，汉字排版一页半纸。有时候我也会像刘恒那样被朋友问道：你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为了简便，我常用一句话表述，我说这大概是一个关于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说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年前中国北方深山里的村子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因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会跟着热闹几天。小说主人公山杏的哥哥来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妈去县城照相，从春天催到秋天。后来，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终于决定远征县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没睡好，看妈在灶前弯着腰烙饼，爹替她添柴烧火。他们用半夜的时间准备路上的干粮，如同过年一样。天不亮，他们就换上过年才穿的新罩衣，

挎起沉甸甸的干粮篮子出了村。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他们找到了照相馆，照相师傅将他们领进摄影间。当满屋灯光哗地一下亮了起来，当高楼大厦、鲜花喷泉之类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华丽布景把这一家三口人包围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惊叹，照相已经开始。在照相师傅的指挥下，他们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时大睁着眼睛向前方看去。随着灯光哗地灭掉，这隆重的事件，几乎一瞬间就结束了。半个月后，山杏爹从村委会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山杏抢着撕开封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上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正冲她们全家微笑的好看的卷发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說話，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有时候我会在小说《意外》那样的深山农村短暂地生活，或者说“采访”。在一个名叫瓦片的村子里，我在“山杏”的家里住过。那一带太行山风景俊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因为不能耕种小麦，白面就特别珍贵，家里有人生重病时，男主人才会说一句：煮碗挂面吃吧。我却被当成贵客款待。山杏的母亲为我煮挂面，煎过年才舍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腊肉。当我临走把饭费留下来时，他们全家吃惊地涨红了脸，好像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在这个家庭，我见到了被常年的灶烟熏黑的土墙上挂着唯一一张城市年轻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写进小说里的那一张。有位德国作家说过，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山杏一家对这陌生照片的态度，就是把困境变成了美吧？还有善良。

二十年之后，小村庄瓦片已是河北省一个著名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了，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铺了过来，一列由北京发车的火车经过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车和汽车终于让更多的外来人发现原来这里有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风景就是财富的资源。我曾经为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拍摄再次来到这山里，电影里需要深山农产的院落，我毫不犹豫地向导演推荐了山杏的家。我看见从前的瓦片村民大多开起家庭旅馆，山杏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不再会为拍一张照片跑几百里地，旅游景点到处都有照相的生意。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裳干净时尚，她们懂得了价值，也知道谈论信息。当我向她们打听一个更远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时，山杏们优越地说：“哼，小道呀，知道。他们富不了，他们没信息！”瓦片和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

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种为钱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导演对我的推荐很满意，山杏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了电影里女主角的家。制片主任问我场地租金怎么算，我想起从前山杏一家的纯朴，有把握地说，你就随便给吧，他们不会计较。但事情并不似我的预料，当我回到我的城市后，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东——山杏的爹。因为有了汽车、火车、电话，因为有了信息，遥远的山杏爹总是能够快速把我找到并申诉摄制组付他报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说摄制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顶刷成了黑色；大灯把院里一棵石榴树烤成了半死；为了剧情需要他们还往河里摔过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只羊被摔得十天站不起来……这都是钱啊，可他们都没给钱。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写作帮助愤怒的山杏爹向摄制组要钱，心中却时有恼火：要是没有火车呢？一切不是单纯得多吗？交通、通讯和旅游业给瓦片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成为一种运载欲望的挑衅的力量。现代化的强大辐射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这种力量的资格的，虽然它的挑衅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物质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我始终认为，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那么，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催生欲望的角色。商业文明的到来和它“温柔的挑衅”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农人的品质变得可疑；没有它们的入侵，贫苦的山杏们的思维逻辑将永远是宽厚待人。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怜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山杏们利用大山的风景富裕起来呢？谁有权力不许一个乡村老汉跳上火车去找人“投诉”亏待了他的摄制组呢？其实当在这儿的比喻火车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内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几年前上海就已经出现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个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个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领先的位置上消失了。当它的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现出来。问题是，当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业革命那实用功能所带来的诸多物质进步的人们，谁又有权力为了个人今天的审美愉悦，去对那些大山里的山民们说，我们可以富，但你们却不行呢？

我在这时想起一个深山里的少年。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道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九岁的儿子写的。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见这个九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三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认为那是诗。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三句诗。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 16 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

“利润”这字眼嵌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连。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解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多挣钱以确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压倒了这些，他们被迫卷入人与人之间一场财富竞赛的长征：争盖高楼，喜事大办，丧事喜办，以丧失尊严来换取以为的“面子”。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南方一些农村，有人在办丧事时请戏班子跳脱衣舞，因为花得起钱而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这让人瞠目，让人想到说的虽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间三平方米的小屋里，如今他在为自己选购汽车时，打开一款已属高档车的车门，竟皱着眉头不满地连声说，“后排座间太小，空间太小！”所有这些，更让人思考一个国家在富强的崛起时，文明在何处以何种面目支撑。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

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也正是其价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进，高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 200 多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五千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人类有文明史的五千年，200 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些。更何况，若从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开始，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进化至少已经经历了 500 万年。有人类学家称，几乎所有人都对蛇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源于人类祖先早年在丛林中生活，无数代人与蛇共处，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这种警觉融入人类的基因代代遗传。当 200 多年的进步使人类仿佛已经成为这个星球唯一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将把自己带往何方？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这所有变化的结果和含义？人类恐怕还要有更漫长的时间去领悟，以让灵魂跟上变化的脚步。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虽然我愿意赞美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财富，但我还是要说，以财富和物质积累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而文学要探究的领域，也应该包括这种紧张。

为什么我常会心疼和怀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就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最深层的意义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鋒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保守或许对科技创新有害，但在善与恶，怜悯与同情，爱与恨、尊严与幸福……这些概念中，并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问题。因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会衰老，而保卫和守望人类精神的高贵，保卫和守望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清洁与和平理应是文学的本意。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的、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也因此，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我还是记起了深山少年写在石板上这简单的句子，因为这里有诚实的内心困境，有稚嫩的尊严，更有对“我”的拷问和期待。“我”是充满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人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呢?!

（注：此文为作者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选自 2011 年 3 期《江南》）

准将的肩章

——记戴高乐将军

范 曾

1940 年对法国而言，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法西斯希特勒以坦克、装甲车和闪电的战术席卷欧洲。波兰首当其冲，抵抗软弱，败绩而亡。在挪威的英法军队败北，首都失陷，而攻打丹麦，只放了几炮，国王投降，说：“我们要安徒生，不要民族英雄。”荷兰、比利时欲苟活于乱世，发出中立的信号，希特勒嗤之以鼻。踌躇满志的希特勒误以为囊括四海、并吞八方的雅利安人的帝国指日可待，乃绕道马其诺防线，驱兵直指巴黎城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风雨飘摇。

战争是离不开火焰的，烈火中可以飞出凤凰，也会烧焦了乌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张皇失措，总理雷诺（Paul Reynaud）在巴黎未被围之前所作的最后一件英明的决定是：让由上校晋升为准将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十天以后以战争部次长之职于六月九日飞赴伦敦。法国投降派以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为首占了上风，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一失足成千古恨。德国人从法国博物馆里，将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签订投降书的一节车厢取出，放在巴黎城外让贝当受辱，签下了城下之盟。在贝当落笔的这一刻，他便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越数日，不愿与投降派同流合污的雷诺，黯然辞去总理之职。接替他的是诡计多端、寡廉鲜耻的赖伐尔（Pierre Laval）。6 月 14 日上午德国的坦克进入巴黎，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后又迁维希（Vichy），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叛国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已然失去它的合法性。其时北非和西南非法国领地军政则陷覆巢之势，军心浮动，群龙无首，有的倾向于抵抗，有的则与贝当元帅藕断丝连。曾服役于北非的吉罗（Henri Giraud）将军，爱国抗敌是无疑的，然而他恃才傲物的性格包含着软弱的一面，而戴高乐的傲慢则来自毫无私心的对法国尊严的始终不渝的维护。因此在表现上吉罗的立场有些摇晃，至少对贝

当、赖伐尔的政权没有戴高乐式的决绝。而吉罗与美国的关系，更为戴高乐所不取。1943 年吉罗赴美滞留，亦不似戴高乐在英国之有所作为。罗斯福（Frank D. Roosevelt）则别有打算，他以为在战后吉罗必有用途，譬如让他加入一个貌似“民主”而软弱可控的政权，这毕竟比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独立不羁的戴高乐便于驾驭。

戴高乐是心中只有“法兰西”三字，而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的伟大人物，他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准将军衔。当形势危急时，在太平景升之世以为重要的一切头衔都无关宏旨。戴高乐就说过，圣女贞德（Jeanne d'Arc）不过是一个平民女子，而她却是自由法兰西的象征。自 1940 年到 1944 年五年中戴高乐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使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斗争统一到他的麾下，而且使自由法兰西战士与所有的地下英雄们合二而一，其中包括共产党。这表现了将军的高瞻远瞩，使他排除了一切党争的偏见，目标直指：自由的法兰西——战斗的法兰西——独立自主的法兰西，这是全法国人民的未来！也只有凭籍法国自己的力量解放法兰西，才是法国这一伟大民族夺回光荣和自尊的唯一道路。当戴高乐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飞行大队和一支浩浩荡荡的步兵师团和无可数记的地下武装时，法国从战败国走向胜利的光明才突破阴霾。这是不依赖盟国的王者之师，也只有这样，罗斯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斯大林（Staline）才不再忽视法国的存在，尽管他们都是反法西斯的巨人，但政治家各有谋略也属难免。譬如罗斯福也曾动过舍戴高乐而取吉罗将军的念头，俾可兵不血刃地帮助盟军夺取巴黎。但这和戴高乐的民族自尊格格不入，严遭拒绝是必然的。

1945 年 2 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雅尔塔协定（Conférence de Yalta）和其后的波茨坦公告（Conférence de Potsdam），排斥戴高乐，不让其参会。这主要是罗斯福的方针，丘吉尔不是阻挡的主力。斯大林有些打算，心中想着未来世界有一个桀骜而不驯的戴高乐，也不失一种牵制美国的力量；而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想法异曲而同工，出于和苏联抗衡，也想把法国当作可掌控的重要砝码。倘若每个人都像戴高乐表里一致，当时盟国的很多问题容易解决得多。戴高乐将军终于震怒了，这雷霆万钧的震怒使杜鲁门（Harry S. Truman）（罗斯福四月去世）、艾德礼（Clemen Attlee）（丘吉尔下台）、斯大林不得不在戴高乐高大的身躯前俯就，波茨坦会议不仅确定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而且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发起国之一——中、美、法、英、苏。

法国人民从艰难颠厥之中崛起，侧身世界大国之列，读者诸君可以岁月先后回顾以下伟大的历史场景，这些场景是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无限忠诚的标尺，也是使法国走向胜利的里程碑。